

“数字与人文”观察

ChatGPT 及其“算法”

文学与“算法”这个话题已经存在一段时间，ChatGPT 再度把这个话题摆放到前台。尽管仅仅是随意聊聊，我还是必须做一个稍稍严谨些的说明：我没有能力完整评估ChatGPT的功能，预测这种科技产品的巨大潜力；我所谈论的仅仅是ChatGPT与文学关系的某些感想——我的考虑仍然局限于文学范畴。当然，哪怕仅仅栖身文学内部，我们仍然不断地察觉到人工智能的压力。“阿尔法狗”带来的震惊记忆犹新，“元宇宙”的冲击波接踵而至。现在，ChatGPT 又来敲门了。我们的文学——更大范围内，我们人文学科的思想能力——能否适应这种变化节奏？

如何评价ChatGPT的意义，相信许多人听说过比尔·盖茨的观点。他认为ChatGPT的降临不亚于个人电脑与互联网的诞生。这种观点表现出一个计算机家的高瞻远瞩。我关注的是问题的另一面：那些科技产品正在深刻地重塑我们的日常生活。物理学某种粒子的发现或者天文学某个行星轨迹的观测不会直接影响我们的衣食住行，绝大多数的家庭也没有必要配备一架前往太空的航天飞机。但是，汽车、电视、手机这些科技产品几乎改变了每一个人的日常起居。ChatGPT似乎也是如此。这个科技产品立即被引入家庭和办公室空间，驻扎在个人电脑里面，开始干预我们的思想、语言、交往。ChatGPT会衍生出一种新型的社会关系吗？我们拭目以待。

简单地介绍两句并不多余。ChatGPT是OpenAI公司开发的人工智能语言模型。千万不要低估“语言模型”这个词，以为仅仅是一个“安分守己”的软件。事实上这玩意儿可“能”了。ChatGPT背后拥有极为庞大的语料数据库，这个数据库包含人类几乎所有的知识、文本以及语言产品。ChatGPT潜入这个数据库进行训练，具有重组各种数据的强大能力——这大约即是通常所说的“算力”。如此优秀的工具有什么用？我们这些科技外行者或者说“保守分子”还在外围徘徊观望的时候，捷足先登的人早品尝到了甜头。寂寞无聊的时候，可以与ChatGPT谈一谈天，不论是娱乐圈八卦、养生常识还是“驾驶摩托需要注意什么”。一个同事让ChatGPT起草一份学术会议开幕式的致辞。拿到第一稿之后，他觉得稿子太短，ChatGPT立即添上数百字；他要求增加一些理论深度，ChatGPT迅速补上一堆相关的概念术语。当然，ChatGPT的能力并非局限于狭隘的语言表述，而是可以从事许多延展出来的工作。譬如，一个朋友用某一年的高考试卷测试ChatGPT，据说答卷的成绩达到“二本”分数线。

这么一个好东西问世让人开心。但是，根据以往的经验，太好的东西多半会让人有些不安。ChatGPT也是如此。我曾经在网络上读到一篇关于ChatGPT的简介。除了功能、构造与工作方式的说明，简介上还保证ChatGPT安全可靠，性情温顺，决不会不守纪律，泄露商业机密或者个人隐私，如此等等。然而，简介的最后一条让人觉得有些恐怖——简介的撰稿者可能就是ChatGPT本身。我们有多少理由相信这种承诺？我立即想起电影《黑客帝国》的一个圈套：主人公英雄地打破计算机虚拟的假象返回真实，可是，谁知道所谓的“真实”是不是另一台计算机虚拟的假象？这似乎是无底的游戏——打破第二台计算机的欺骗之后还可能坠入第三台计算机的虚拟。

(上接第1版《用生花妙笔书写深刻动人的锦绣华章》)

范雨素对参加“作家活动周”感慨万千，她很珍惜此次与各位老师和作家朋友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她说，基层文学是新时代的人民文学、群众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助于增强劳动者的尊严感，丰富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希望作协能在村庄和社区设立有关文化或文学写作的活动室，同时多举办一些名家基层讲座等活动，点亮更多人心中的文学之光。

藏族作家白玛央金是西藏山南市发展改革委的一名职工，业余时间进行诗歌、散文、翻译等创作。她感到，“作家活动周”的每一项活动都旨在激发基层写作者的创作热情，为大家牵线搭桥、答疑解惑。这是一次十分有意义的“回家”之旅，也是一次文学的朝圣之旅，让自己深受启发和鼓舞。“文学不仅能离地一厘米飞翔，更能承载人们的内心和追求，文学可以是一个人的终身事业。相信我的文学之路一定会漫长而热烈。”

青海作家蒋应梅曾在青藏铁路线上从医16年，后来偶然走上文学之路，开始用手中的笔书写青藏线上的铁路人。会上，她向张宏森等歌唱哈达，表达自己对参加此次活动的感激之情。她表示，目前正在酝酿新作《长江之源》的创作，并正在进行采访等相关准备工作。“70后”作家杜青是一名退伍军人。谈及此次参加“作家活动周”的感

受，他表示：“整整三天，除了感动还是感动。活动一场接一场，规格一次比一次高。在这样的环境里，根本无暇细嚼慢咽，只得暂时囫圇吞枣，将它们定格在此生记忆中。感谢中国作协，感谢每一次相逢。回家真好！”

现居广东深圳的叶耳与杜青同龄，这是他第一次来到北京。他谈到，此行让人倍感温暖，是文学开启了这次特别的春天之旅。“这次来北京见到了很多作家朋友，有些很早就认识了，但还是第一次见面。这感觉就像回家一样，诗意而美好！”

出生于2001年的陈书缘去年刚加入中国作协，也是当年新会员中年龄最小的一位。“我曾以为我生活的地方就是全世界，后来才发现原来自己一直生活在非常狭小的边界之内。”有些边界只有和别的边界碰撞了才能打破，新的藤蔓才能从中伸出并连成一座座桥梁。“中国作协就像是我们的娘家，对我来说也像文学之路上的母亲。希望这母爱的光辉能继续播撒，让我们这些文学的孩子都能够得到支撑我们不断前行的爱。”

中国作协各部门各单位负责人参加座谈会。

在当天上午举行的“故宫深度行”活动中，基层作家们前往故宫博物院参观，考察调研故宫文化。当晚，作家们还前往北京国际戏剧中心曹禺剧场，观看了北京人艺经典话剧《日出》，感受文学与戏剧的独特魅力。(摄影：王纪国)

ChatGPT 的出现，让人们重新关注文学与“算法”的关系。ChatGPT 可以胜任通常的文学生产。但是，ChatGPT 能否写出一流的好文学？这个问题令人迷茫。文学离不开“人”的经验体会、“人”的历史感受、“人”的不可替代的至亲至爱至痛至恨之情……这恰恰是 ChatGPT 所匮乏的。如果哪一天，ChatGPT 的“算法”能复制出人们拥有的这些经验，提供众多经典作品各不相同的理由，那么，文学的人工智能时代才会真正到来。

文学与“算法”

南帆

如今的杂志、书籍发表了众多文学作品。这些作品构成一个社会的文化生活。多数作品的功能无异于日常消费品，一部文学作品如同一把椅子、一台冰箱、一辆自行车。但是，文学教育通常以经典作品为中心，不仅分析研究经典作品的构成，而且形成一种观念：作家必须全力以赴对待每一部作品的写作。虽然绝大多数作品只能昙花一现，多数作家仍然按照经典作品的标准要求自己。这一点与椅子、冰箱、自行车的生产远为不同。工匠、工程师、技术工人目的明确：他们制造的产品满足日常需求即可，不必谋求椅子、冰箱、自行车独一无二，并且流传千古。相对地说，文学生产之中创造的使命远为显眼。现实世界已然存在，如果没有特殊的创造，文学何必再跳出来说三道四？哪怕多数作品寂寂无名，与日常消费品相差无几，然而，作家内心的目标并非仅仅是文学，而是一流的好文学。

我要强调一下文学与一流的好文学之间存在的门槛。从文学的外行到开始发表作品，这意味着跨过一道门槛；从开始发表作品到写出一流的好作品，这意味着跨过又一道门槛。我要说的是，第二道门槛比第一道门槛高得多。这是许多领域的普遍状况。譬如，500个小时的训练大约可以相当熟练地掌握乒乓球技术；然而，即使付出10倍的努力——5000个小时的训练并不能保证跻身一流乒乓球运动员之列。

让我们及时返回ChatGPT这个话题。显然，ChatGPT 可以胜任通常的文学生产，建设日常的文学环境，就像为一个公共大厅增添椅子或者为一个寓所增添冰箱。我想追问的是，ChatGPT能否跨过第二道门槛写出一流的好作品？这个问题令人迷茫。什么是一流的好作品？我们之间存在不少争议。ChatGPT 再度使问题尖锐起来：共识尚未形成之前，ChatGPT 否有可能擅自行动？ChatGPT 会提出自己的标准吗？

“算法”视域下的文学创新问题

我想起了曾经读过的一篇科幻小说。我对于声势强大的科幻文学缺乏足够的热情，这无疑落后于时代的表现。因此，机会凑巧的时候，我会悄悄地补一补课。那一天偶然在一本两年前的文学杂志上翻到一篇科幻小说，小说之中出现了一些陌生的科学概念。这引起了我的兴趣，顺便读完了小说——很抱歉现在我已经不起小说的篇名了。如果说，许多科幻作品热衷于制造超级战士，譬如《终结者》系列电影中的那个“老爹”什么的，那么，这篇科幻小说企图制造的是一个超级作家。赋予超级作家的重任是以“人工”写作的方式创新，写出这个世界独一无二的作品。“人工”是不可逾越的界限，哪怕人工智能的写作可以风光无限。必须说明一下，这一篇科幻小说发表的

(上接第1版《分享文学记忆 交流创作心得 提出中肯建议》)

基层作家对话名作家：一场思想的碰撞

出生于湖北襄阳的范雨素现在在北京做家政工，6年前因为一篇《我叫范雨素》爆红网络。今年1月，她推出了个人短篇小说集《久别重逢》。这次“名家面对面”，对她来说也像一次“久别重逢”，重新唤起了她当年阅读刘震云小说《塔铺》时对里面各个小人物产生的共情，他们好似就生活在自己的周围。她想知道，这些人物原型现在都怎么样了。这是虚构作品对现实产生的变形，说明《塔铺》的人物已经走进了范雨素的内心，与她一同成长。

为此，她把2010年两张影响很大的照片作为对比说明。一张是重庆“棒棒”冉光辉，一张是“最美春运妈妈”巴木玉布木，两人在13年后都有了新的面貌。在范雨素看来，照片里的人只有一个未来，但文学里的人物却可以有千万个未来。如莫言所说，文学可以进行跨时空“移植”。刘震云对此回应道，续写前作是一个很好的主意，他也好奇自己作品里的人物现在怎么样了，但写

(上接第1版《编辑和作者永远都是最亲近的一家人》)

“我近期作品的主要内容，是描写乡村人进入城市以后的经历和心态变化。想问问张青老师，对于这类作品的写作，有没有什么意见或建议？”面对作家何世生的询问，张青谈到，尽管社会的城市化、现代化进程在不断加大，大量农村人口正移到城镇，但也涌现出了许多新问题、新矛盾，这种问题和矛盾是在原来的乡土社会中不会出现的。希望何世生在写作过程中，能够抓住这些矛盾及其背后的成因，让读者清楚认识到这类矛盾的现实性和紧迫性，进而引发读者对农村和城市

时候ChatGPT 还没有问世。我对于超级作家的重任有些不一样。既然逃不出《黑客帝国》那种虚拟的世界，还有什么必要拒绝人工智能提供的文学？管他来干什么的乘法口诀还是大型计算机的“算法”，一部作品让读者开心就行了。但是，这一篇科幻小说的作家显然更有志气——必须像重视贞操一样重视“人工”生产的意义。不论吊车可以吊起多大的重量，举重竞赛还是较量胳膊上的肌肉吧！

这篇小说的情节梗概是，一个天才的作家荣幸入选一项改造计划。科学家以各种高超的生物技术对他进行改造，极大地改善他的智商、情商，以至于他可以写出无与伦比的崭新作品。这时的世界当然已经拥有高科技的检测机制。对于前人的任何滔染——更不用说剿割——都将在一分钟之内被发现。超级作家面临极为苛刻的考验，他的作品要从无数现存作品留下的缝隙之中钻出来，犹如古希腊神话之中忒修斯尾随阿里阿德涅之线走出迷宫。这位超级作家是男的，改造他的科学家当然就是女的。他们之间必然擦出爱情的火花。然而，悲剧终于发生。根据法律规定，作家身体所接受的改造比率不能超过49%，否则他将丧失人类的资格。这个超级作家获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他被发现改造比率远远超标。这是一个不可容忍的结果，他的声誉一败涂地。超级作家自杀了。他在天堂——或者说另一个平行世界——等着自己的爱人。

小说的情节介绍似乎有些冗长，因为情节并非讨论的重点。我的讨论要从激动人心的爱情庸俗地回到那个令人讨厌的学术问题：什么是一流的好文学？情节、人物、叙述语言、历史背景、宇宙之大、苍蝇之微，文学涉及的因素太多了，很难找到一个公约数作为普遍的标准。这一篇科幻小说将理想的文学标准设定于创新指数。我的后续想法要脱离这一篇小说的语境而开始涉及一个普遍的理论问题：一流的好文学与创新指数之间如何联系？创新指数愈高愈好吗？

“影响的焦虑”是一个著名的文学命题。所有作家都试图摆脱前辈作家的成功制造的阴影。重复他们的成功毋宁是失败。一流的好文学必定是创新的文学，这一点似乎毋庸置疑。于是，我曾经与一位诗人——我们都是纯粹的人工智能外行——共同从事“算法”的创新实验。当然只能以1+1这么简单的方式开始。以“清风”一词为例。“清风”衔接“明月”，这种组合几乎没有任何创新。汉语语料库之中，“清风明月”的组合数不胜数。相对地说，“清风”衔接“粪便”，这种组合相当新颖——可是，这种创新难道没有问题吗？首先，美学标准就无法通过。必须意识到，创新周围同时分布另外一批或显或隐的尺度，美学的、历史的、更大范围的意识形态，如此等等。问题复杂起来了。

出来有难度。他关注的是被世界遗忘的人，就像《温故1942》里饿死的难民，放在当时的世界格局中，死伤惨重，却没有受到关注。

尹喻的父亲是下乡的知青，因此她对梁晓声的作品特别有感触。她近来颇为火热的人工智能ChatGPT为引子，向三位名作家提问：未来作家会被人智能取代吗？三人给她的答案都是一个“不”字。因为人工智能的创作基于已经存在的数据，没有感情，无法创新。目前来看，人工智能要产生像人一样独特的思维和认知，似乎难以实现。梁晓声表示，不妨把这个忧虑留给后代。莫言则认为，人与人工智能的区别在于，人工智能不会犯错，但人会犯错。艺术的思维方式决定了艺术家被人工智能代替的可能性不大。

对梁晓声感到亲切的还有来自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可克达拉市文学艺术院的青年作家西洲，她想让有过兵团生活经验的梁晓声对在兵团写作的青年作家提些建议。梁晓声表示，兵团条件相对比较艰苦，大家总说兵团人为国家奉献了青春。在兵团写作的青年作家可以关注几代兵团人的历史故事，这是很好的素材。不过，建议先不写小说，而是从散文写起。散文文

问题真正的根源所在。时间往回倒退半个多世纪，巴金在《祝青年文学创作的发展和繁荣》一文中写道：“作为编辑工作者，你们应当把自己看作这个园地的园丁，你们做的不仅是介绍、展览的工作，你们还有将‘萌芽’培养成树木的责任。”发现、培养和推广作家，特别是尚未成名的“素人”作家、基层作家，这是文学编辑天然的使命和责任，也是编辑与作者共同的荣耀和幸运。正是文学编辑的用心劳作，让作者和读者能够彼此找到和确认对方，让情感和意义能够更好地传播和接收，冲文学能够真正地流动和翱翔。

前无古人的创新是不是那么重要？我终于产生了一些怀疑。一流的好文学并非一种空洞的拟想，而是存在许多公认的范例，譬如李白、苏东坡的诗文，譬如曹雪芹的《红楼梦》。如果一个作家以现代主义“意识流”加后现代的拼贴叙述未来火星上将要举行的一场化装舞会，“床前明月光”“清风徐来，水波不兴”这些词句或者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这些人物就会因为陈旧而黯然失色吗？我并不是利用漫画式的对比讥讽创新，而是表明创新这个概念的内涵仍然遗留下许多模糊之处。

换一个角度试试看。文学史保留了一大批经典作品。能否从众多经典作品之中概括出某种普遍的规律，从而看清文学的创新如何一个台阶又一个台阶地持续攀登？遗憾的是，这种设想很快就会失败。文学史是发散性的，众多经典作品之所以成为经典的理由各不相同。从杜甫的《望岳》、吴承恩的《西游记》、鲁迅的《阿Q正传》到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卡夫卡的《变形记》、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这些经典作品之间几乎找不到清晰的公约数，不可比——将一条远洋轮船的吨位、一只狗的嗅觉、一个理发师的幽默感与空气的潮湿程度进行比较，什么结论也得不出来。

“算法”能否抵达不确定的目标

创新不是一个内涵清晰的概念，一流的好文学如同水中的倒影摇晃不定，ChatGPT 会不会感到为难？人工智能的“算法”必须事先确定一个目标。“算法”的意义，提供抵达这个目标的强大手段和工具。目标的模糊、摇摆乃至丧失可能使“算法”束手无策。“阿尔法狗”在围棋对弈之中的杰出表现已经人所共知。这种表现同时取决于一个确凿无疑的目标：按照围棋的规则赢棋。“阿尔法狗”的所有计算都聚集在这个目标之下英勇地展开。如果将这个目标稍作修改——如果设定的目标是“下一盘让对手心情愉悦的棋”，“阿尔法狗”的“算法”如何着手？什么叫作“心情”？如何定义“愉悦”？“心情”和“愉悦”是一个常数还是如同股票那样在时刻浮动？这些问题未明确之前，“阿尔法狗”简直无法开机。

这个意义上，造就一个超级战士比造就一个超级作家容易多了——难怪科幻小说纷纷选择前者。超级战士的靶子一清二楚，“算法”想方设法击毙对手就可以；可是，超级作家目标含糊、意图不明，强大的“算法”甚至不知道要干什么——当他在编织一个眼花缭乱的情节时，怎么能确定此刻的读者不是想要一句刻薄的格言？这种状况带来了两个结论：第一，哪怕是在科幻小说的想象之中，人们的好战之心仍然远远超过审美的渴望；第二，尽管ChatGPT 制造出某种恐慌，但是，考虑到人工智能的发展方向，一些从事机械式工作的人员远比作家更容易失业。

最后，我想对于这个问题多说几句：众多经典作品成为经典的理由各不相同。事实上，这些理由至少包含了不同的天时、地利、人和。远古时期无法诞生现今的长篇小说经典，这不仅因为当时语言简陋、传播媒介原始，同时还因为单纯的社会关系无法提供曲折的情节作为长篇小说的躯干。“天时”的意义上，长篇小说的经典只能是近代或者现代社会的产物。“地利”的意义不难理解：一部作品通常首先在某种地域文化背景之中获得肯定，进而赢得经典的荣誉并且登上世界文学舞台。更换一下地域文化背景，初始的成功甚至奇怪地消失了。例如，令人仰慕的唐诗宋词大约不会在中世纪的欧洲赢得强烈的反响。当然，我最想说的人是“人和”。文学离不开“人”的经验体会、“人”的历史感受、“人”的不可替代的至亲至爱至痛至恨之情，如此等等。这恰恰是ChatGPT所匮乏的。ChatGPT的“算法”能否复制出“人和”——包括形形色色的“个人”——拥有的所有经验？哪天如果ChatGPT的“算法”可以提供众多经典作品各不相同的理由，那么，文学的人工智能时代就真正到来了。

(作者系福建社会科学院院长)